

上

彩

凤

瑶

皇



云中子 著

彩凤瑶皇

云中子 著

(中)

时代文艺出版社

彩凤瑶皇

云中子 著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灵虚上人坐化之日，将一生功力及再造神丸悉数传与关门弟子石玉昆，是日镇寺之宝丢失，石玉昆遵师遗命出山寻宝。

圣手书生石玉昆初入江湖，即与紫燕玉女结缘而缠绵，并以其出尘风姿成为当世彩凤瑶皇。

石玉昆为救紫燕玉女，二人双双坠入万丈深渊之中，并无意中进入点苍岩，获得失传百年之盖世绝学——无相神功。二人艺成出山后，神功乍展，联手击退邪道五怪之二怪。

为寻宝，石玉昆误入翠碧楼，结识娇媚可人的绿萼女。继尔又大闹寒冰毒掌崔尚飞的阴风教水吼岭分堂，不慎中了崔尚飞的毒计，掉入七巧连环穴之中，石玉昆凭着绝世武功，破去了穴中的机关埋伏，见到了遁世百年之久的前辈高

人青城素娥，得其传渡十五年不寻常内力。

石玉昆无意之中得知身世之谜，乃大闹阴风教及其举行的“双宝大会”，在群雄荟萃的大会上，以无相神功之盖世神威夺回了师门至宝，还用家传犀角七寸匕手刃杀父仇人，之后携侣纵横天下。

本书情节紧凑，奇遇迭起，引人入胜。

目 录

第一章	衣钵传人	(1)
第二章	九转功曹	(2 8)
第三章	大闹杨家堡	(5 5)
第四章	阴尸磷火	(8 7)
第五章	巧获神功	(107)
第六章	飞瀑潭	(129)
第七章	夜闯双佛寺	(154)
第八章	天真少女	(181)
第九章	海外三奇	(207)
第十章	扬威水吼岭	(232)

第十一章	七巧连环穴	(257)
第十二章	三才正气功	(293)
第十三章	计耍鬼影儿	(319)
第十四章	巧收卧底	(344)
第十五章	五鹰分尸阵	(367)
第十六章	软骨茉莉花	(394)
第十七章	幽谷遇险	(422)
第十八章	开山大典	(452)
第十九章	南海墨观音	(482)
第二十章	借体传功	(519)
第二十一章	笑里藏刀	(536)
第二十二章	英雄会	(565)
第二十三章	寒极金英	(592)
第二十四章	鬼眼灵猿	(617)
第二十五章	险脱火劫	(649)

第二十六章	身世大白	(677)
第二十七章	白骨赤煞	(703)
第二十八章	完璧归赵	(744)

第一章 衣钵传人

稍为偏西的阳光下，一绿一灰一黄，三点人影，互相追逐着，但见三道颜色不同的弧线，在枫叶万点里忽东忽西，矫若游龙，前面的绿影已看不分明，灰影是双佛寺的大和尚智愚，紧紧跟在后面的黄影乃是一个十二、三岁，梳着冲天辫的孩子，正是智愚和尚的同门师弟，名叫石玉昆。

三个人声不响的逃来追去约有半个时辰，依然分不出谁快谁慢，首尾相距总是五丈左右，到底姜是老的辣，只听凌云灰鹤智愚猛的一声高喝道：“这位高人，若再藏头露尾，恕贫僧要失礼了！”

他两只宽大的袍袖突然向后一甩，两手向内一合一分，两股掌风劲力，以不同的速度向相同的方向发出。

这正是灵虚上人的绝技旋乾转坤。

智愚数十年的功力，果然不同凡响，只听嗖嗖两声，震得面前的枫叶倏的向两旁分去，恰似让出一条甬道，片片枫叶，随着掌风脱离枝干，满天飞舞，他庞大的身体，已随着双手前分之势如电似地向前扑去。

那点绿影却不慌不忙，在空中借着智愚推出的力一旋身，好像风车似的，一连翻了几转，直向林外冲去，好个智愚，两脚微微一点身旁的树干，一式“饿鹰盘谷”紧跟着也落向林外。

石玉昆此时因为事出仓促，倒把原先保持的距离拉远了五七丈，但他眼见来人与师兄都向林外落去，也急用左脚尖轻点右脚背，借力向上一冲，一弓腰一式“寒鸦戏水”，也向林外落下，他脚落实地之后一看，不禁愣在当场。

原来林外枯草坪上除了大师兄外，俏立着一个与他年纪不相上下的小女孩。

那小女孩一身绿色劲装，秀发垂髻，一脸刁蛮的笑容，玉葱也似的小手正指着智愚责问道：“你们欺负人是不是？”

智愚并未生气，和颜悦色地道：“小姑娘，我们怎样欺负了你？”

绿衣女孩毫不饶人地哼了一声道：“出手就是一佛珠，两个追一个，追不上，一出手就是乾坤八式中的毒招，不是欺负人，是什么？”

别看这女孩小，说起话比大人还凶，竟把一个久走江湖的智愚弄得一时开口不得。

石玉昆眼看大师兄呆在当场，再也忍不住了，前移一步，也用小手一指道：“你讲理不讲理？偷偷摸摸来到我们双佛寺，躲躲藏藏地隐在柏树上，问话不理睬，我们不追你，追谁？”

那小姑娘听过之后，毫不示弱，用右手指在粉脸上连划了几划，说道：“羞也不羞？这天柱山也不是你们的家，这座佛寺更是佛门十方善地，人人可来，你又不是庙里的小和尚，要你管个屁事？”

一席话只说得石玉昆僵在就地。

他一窘之下，不禁小脸一红，把小拳一捏道：“小丫头，不必斗口，既敢单人独闯双佛寺，大约也会三招两式，我看还是功夫上见高低吧！”

吧字尚未出口，左手一扬，右手变拳为掌，向绿衣女孩当头

劈出。

小女孩吟吟一笑道：“难道还怕你不成！”

一闪身向右连移三步，左手已向石玉昆右肩抓来。

智愚见这一对小孩三句话不合竟对起手来，不觉莞尔一笑，静作壁上观。

一霎间，两小已拆了十几招，先前还一招一式看得清楚，渐渐越来越快，到后来只能看出一黄一绿的两团光圈纠缠在一起，像走马灯似的，此来彼往，打了个旗鼓相当。

智愚和尚在一旁观战，这时却皱起了眉头，以他江湖数十年的阅历，竟看不出那绿衣女孩的师承门派，她出手既会天山派的连环九掌，又会峨嵋派的护法神功，其中偶尔还夹着一两招长白门中的七擒手，有时又像是仙霞派里的鹰爪功。最使他不解的是，那女孩对本门的乾坤八式仿佛也熟知甚详！

智愚正待上前阻止，忽听一声清脆的金铁声由庙里传来，不由使智愚猛地一惊。

原来这声音是双佛寺建寺数十年以来未曾一发的金钹报警。

依照寺规，金钹一响，凡是本门中人无论何时何地，听见之后纵然有天大的事情，也必须赶返寺内听候差遣。

智愚是双佛寺第二代弟子之首，一听金钹声响哪敢迟疑，探步上前一伸巨灵之掌，使出乾坤八式中的“乾坤倒置”，向那小女孩肩头推去，他虽然仅使出二成内力，但是乾坤八式乃是灵虚上人聚一生心血所创，虽仅有简单的八招，却是威力惊人，好在智愚此时无意伤人，不过想逼退女孩携带石玉昆返寺而已。

再说那小女孩不过数年的磨练，怎能抵挡得住智愚情急出手，加上她做梦也想不到智愚会插手夹攻，突觉劲风袭向肩头，急忙一闪身，但拿桩不稳，噤噤向后连退数步。

智愚逼退绿衣女孩之后，不暇思索，伸手拉起石玉昆，说声：“走！”一式“禹门三浪”已纵上枫林梢头向寺内奔去。

那绿衣女孩愣了愣，小脚一顿，小嘴一撇，哼了一声，一转身旋风似地向山下去了。

智愚和尚和石玉昆连袂赶回庙内，只见寺门大开，各代弟子已在大殿上，按班肃立，鸦雀无声。只有佛殿的首座上还空着，也就是说灵虚上人还没离开方丈室，专管司仪的智通，正肃立阶前。

智通一见智愚，立刻双手合十，肃穆地道：“请大师兄和小师弟急速各归席位！”

智愚心头一震，忙道：“寺内金钹报警，难道出了什么岔事吗？”

智通道：“金钹报警乃师父法谕，小弟也不知为了何事！”

智愚心中一片茫然，这时内殿玉磬轻敲，他只得走上第二代弟子的首座，石玉昆素来不参加僧众的行列，径往灵虚上人的法座旁一站。

殿后传来一声轻咳，走出一位鹤发童颜，寿眉朗目的老僧，正是灵虚上人。

灵虚上人就座之后，略一扫视全殿僧众，说道：“尔等可知本寺今日为何要启用数十年来未尝一用的金钹报警吗？”

智愚为第二代首席弟子，忙恭身答道：“弟子等愚昧，正为此事生疑！尚请师尊明教！”

灵虚上人微一颌首道：“老衲来天柱开山，建立本寺已历数十年，如今默悟禅机，已是缘尽当去。”

此语一出，殿内数十僧众不觉同时一惊，灵虚上人高声朗诵了一声阿弥陀佛，全殿立刻又恢复了肃静，然后接着说道：“我佛最重因果，老衲去留自有定数，本寺源出少林北支少林一脉，现

任掌门人乾坤掌悟性禅师，依班辈论已是第三代弟子，老衲证果之期将届，对本派继掌门户之人，不得不有所安排。”

老和尚微微一顿，又继续说道：“老衲西去时限当在冬至之日，由今日算起，恰有百日之数，老衲拟闭关百日，闭关期间，除留玉昆随侍外，不准擅入禅室，第二代弟子智通，第三代弟子悟非，禅室外护法，寺内一切琐事及传授武功，由智愚全权哲理。”

众弟子肃然躬身，齐声说道：“谨遵法谕！”灵虚上人微叹了一声，又道：“智愚即刻分途派人传书武林，就说本寺定于冬至日改立新掌门，邀约观礼，一则是让本门弟子多接近武林人士，以作下山行道之助，二则老衲可与旧友新知作最后之把晤，三则老衲早年杀孽过重，证果西去则恩怨了了，以免为尔等贻留后患。”

老和尚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也不禁有些唏嘘。

大殿上二三代弟子，一个个低首无言，他们都知道灵虚上人已参修了六通神功，既经报警聚众慎重宣布，绝非可以挽回之局。

只有石玉昆此时对这情形茫如五里烟雾，低声向灵虚上人问道：“师父，你老人家要闭关，是不是我也要闭关？”

灵虚上人轻抚着玉昆的头顶端详半晌之后，微微一皱眉说道：“罪过，到时你自然知道。”

说完之后顺手向座前那巨大的木鱼，笃笃笃连击了三下。

大殿中的众弟子齐宣佛号，恭送灵虚上人步下法座后，仍是各立原位，等候智愚吩咐，以便准备冬至日的大典。

智愚默然低首，心中感到一片沉重。

忽然一丝破空之声，一点白光射入大殿，叭的一声落在佛像前的香炉之内，大殿众弟子同是一惊，纷纷各作戒备，智愚、智通已先后腾身穿出大殿纵上屋顶，只见四周静悄悄的，山风过处枫叶随之摇曳，哪有半点人影，二人略一盘旋，因担心佛殿内那突

如其来的白光，折身而返，智愚纵到香炉前，伸手自炉内捏出一个白纸团。

他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三寸宽，长约五寸的白纸，上面歪歪斜斜地画着一个盛满酒的葫芦，口里仿佛还热气腾腾的。

智愚这才松了一口气，说道：“原来是他老人家！”

大殿内的僧众齐声问道：“是谁？”

智愚把手中纸笺递给智通，然后按顺序给各弟子传阅之后，极为恭敬地朗声说道：“这位飞书的老前辈乃武林中号称五老之一的曹靖，武功绝代，江湖上尊称他为九转功曹，已有三十年未在江湖露面了，记得我初出山行道时曾奉师父之命前往洛阳拜望过一次，那时他已经是五十岁以上了，而今怕不有百余高龄，既来天柱山，何不现身指示，而飞笺传书呢？”

智愚这一疑问，使天柱山双佛寺智、悟两代的在座弟子更加不知所以了。

这接连而来的怪事，使江湖阅历不浅的智愚和尚疑虑不安，这时他又想起，刚才只顾听师父的训海，竟至把午间绿衣女孩枫林外的一档子事忘记向师父禀告。

智愚思念及此，翻身向后殿走去，打算将这一连串的事件禀告师父。

他来到方丈室外见第三代弟子悟非，手持禅杖肃立门前，意态庄严，一见智愚前来，恭立问讯道：“大师伯请留步！”

智愚既入禅门历数十年之久，他也知闭关的禁忌，但因事关重要，朗声说道：“因有要事急欲谒见师尊。”

悟非低声答道：“奉师祖法谕，百日之内无论何人不得叩见，尚请大师伯原宥！”

智愚皱皱眉头，他不敢违背师父严命，只得快快而退，返回前殿督促各人加紧准备冬至盛典诸事，并加强寺内守备。

却说石玉昆随着灵虚上人离开佛殿，步入方丈室内，这不及三丈见方的方丈室，是他平日熟悉的地方，见灵虚上人并未走向禅床盘坐，忍不住问道：“师父，您老人家这次不是在禅床上行功闭关？”

灵虚上人微微一笑，伸手一指道：“在这里！”

玉昆顺着上人指处一看。

原来平时所见的书橱，此时随着灵虚上人的指处逐渐后移，这是灵虚上人的一指禅功，石玉昆并不以为怪，但接着奇怪的事来了。

等到那书橱退至禅床一端，才看出原地现出一个高有五尺形如拱门的石洞，洞中黑如漆墨，深浅难测。

灵虚上人一拉玉昆右腕道：“随我来！”

石玉昆身不由己，随着灵虚上人跃进那拱门。

初时伸手不见五指，约摸有一盏茶的工夫，前面忽然开朗起来，而且光线充足，如同白昼，若不是两旁的石壁湿润光滑，上面苔藓苍翠欲滴，真不会觉得是在一个洞穴里面。

行行复行行，以灵虚上人的快速身法，也经过了半炷香的时间，眼前呈现了别有天地的一间长可十丈宽约八丈的石室，空洞洞的，只有靠右侧有一石榻，屋中此外却无别物。

石室的后段，用粗大的茅竹交横编成约有尺半见方的格子，把整个通道隔绝着。也就形成这间石室两壁是天衣无缝，一边是留有来路开有门户的，另一面是竹格编成的栏杆，那竹子粗如儿臂，乌光漆亮，看起来坚固异常，宛如乌铁铸就。

灵虚上人在石室略一打量，松开了拉着石玉昆的手，在室内踱了一圈，半晌无言，神情异常沉重。

石玉昆虽然已来到寺内两年，但他并不知道有这个去处，再加上眼看师父的神态，越觉无话可说了。

灵虚上人踱完了一个圈子，方坐上石榻，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仿佛是有着什么重大决定似地道：“玉昆，你可知道为师把你带到这里是为什么吗？”

石玉昆虽然天生聪颖，究竟是小孩子，纵然能看出师父心情沉重，却想不出是什么缘故，他微微一愣，冲口答道：“师父要弟子侍奉坐关。”

灵虚上人微一摇头道：“不对！”

石玉昆默然片刻，说道：“弟子不知，请师父明教。”

灵虚上人把手一指石榻的另一端道：“你先坐下。”

石玉昆依言坐下，灵虚上人又问道：“玉昆，你可知为师修有六通神功？”

玉昆毫不迟疑地道：“弟子晓得师父的六通神功已达天人之境。”

灵虚上人轻叹一声，道：“天人之境只怕未必，但凭着一点灵知，我已能晓得双佛寺内大劫将至。”

石玉昆对师父一向奉若神明，灵虚上人此语一出，他不觉大吃一惊，忙不迭问道：“师父，真的吗？不知是应何人身上，难道是不可化解的吗？”

“是的！”灵虚也不觉黯然：“不可避免，所谓在数者难逃，而且这个劫运，却不以本寺为止，就是武林之中恐怕也难免这一次的血腥劫运。”

石玉昆越听问题越严重，不由插嘴道：“师尊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大发慈悲，先一步下山去把那些魔头一个一个除去，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灵虚上人一阵苦笑道：“要是如此简单，也就不需要为师焦愁了，最不巧的是时间上，为师注定在冬至日坐化，而杀劫呢？也正当在那日发生。”

石玉昆闻言更是吃惊，皱眉道：“师尊，您老人家就该在事先布置一番，为何反要闭关百日，那师兄们不是要措手不及吗？”

他猛然记得白天枫林外的绿衣女孩，哦了一声，又道：“今天中午徒儿正与大师兄练功之时，有一绿衣女孩来偷看本寺……”

他还要说下去，灵虚上人已以手阻止道：“为师已晓得，现在还是说正经的吧！玉昆，你看为师坐化之后，本派掌门应该传给哪个？”

石玉昆毫不考虑地道：“自然是由大师兄接任。”

上人连连摇头道：“智愚忠厚有余，怎奈武功受天资所限，难当光大本门的重任，只能守成而已！”

这一来石玉昆就难以回答了，他把小眼瞪得圆圆的，看着石室顶端所悬用以照明的珠子说道：“那……”

灵虚上人把脸忽的转向石玉昆，神情严肃地道：“光大门派的重任只有落在你的身上！”

石玉昆一见灵虚上人的神色，再听这句斩钉截铁般的话，只吓得溜下石榻，咕咚一声跪了下来，惶急地道：“师父，我哪能担当这等重任，再说弟子武功尚未练成，又是本门同辈最后一个，同时又是俗家弟子，还请师尊明察。”

灵虚上人说道：“你起来，你所说的这三点，不能说完全没有理由，我也曾想到，第一：掌门人并不一定要在本派中辈分最高。第二点：本来出家人不宜以武功为主，而应参透无我，传给俗家正是本门主旨。第三：至于武功不济，为师此次所以闭关百日，正为此事。”

灵虚上人说着由僧袖内取出个碧玉长颈小瓶，顺手拔开瓶塞，透出一阵清幽袭人香味，倒出三粒青翠晶洁的药丸，命石玉昆吞下，然后说道：“此药乃本门师祖独传之周天再造丸，集九味奇珍所制，功能易筋洗髓增进功力，为师仅得九粒，数十年来未